

王达津 著

# 古典文学研究丛稿

巴蜀书社

# 古典文学 研究丛稿

---

王达津 著



巴蜀书社

一九八七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张汝杰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版面设计：顾求实

**古典文学研究丛稿**

王达津 著

巴蜀书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6.875 字数81千  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 1—2,600册

ISBN 7—80523—006—4 / I·2 定价：1.8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离骚》中的比兴·····         | 1   |
| 《九歌》中的《少司命》和《山鬼》····· | 12  |
| 诸子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影响·····     | 24  |
| 建安文学的特色·····          | 29  |
| 陶渊明生平和诗·····          | 39  |
| 沈约评传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52  |
| 试论杜甫夔州诗·····          | 72  |
| 论《会真记》·····           | 88  |
| 柳宗元的议论文·····          | 95  |
| 略谈《永州八记》的意境·····      | 99  |
| 读温庭筠《菩萨蛮》二首·····      | 106 |
| 苏轼的散文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12 |
| 史达祖词的艺术特色·····        | 119 |
| 读古诗札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26 |
| 一、《上留田行》·····         | 126 |
| 二、《上山采蘼芜》·····        | 127 |
| 三、《悲愤诗》·····          | 129 |
| 四、《蒿里行》与《短歌行》·····    | 130 |
| 五、《妇病行》：“弃置勿复道”·····  | 132 |
| 六、《白头吟》：“今日斗酒会”·····  | 133 |
| 七、《善哉行》小辨·····        | 13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八、 《敕勒歌》小辨 .....              | 136 |
| 九、 《企喻歌》：“男儿欲作健” .....        | 139 |
| 十、 《木兰辞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40 |
| (一)、《木兰辞》的写作年代 .....          | 140 |
| (二)、关于《木兰辞》的结尾 .....          | 142 |
| 十一、 关于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一些词解 .....     | 143 |
| (一)勿复重纷纭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43 |
| (二)承籍有宦官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44 |
| (三)处分适兄意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45 |
| (四)红罗复斗帐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45 |
| (五)闻有兰家女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46 |
| (六)“会不相从许”、“渠会永无缘”、“于今无会因” .. | 147 |
| 十二、 绝句的起源 .....               | 147 |
| 释“风”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50 |
| “禽庞涓”“禽”字解 .....              | 153 |
| 读郭沫若先生《〈太史公行年考〉有问题》后 .....    | 156 |
| 《胡笳十八拍》非蔡琰作补证 .....           | 161 |
| 汉乐府相和歌即汉清商说 .....             | 164 |
| 梁作家生卒年代考二题 .....              | 168 |
| 《博异志》作者问题质疑 .....             | 189 |
| 《金瓶梅》写作时代与作者 .....            | 192 |

## 附录一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闻一多先生与《楚辞》 ..... | 201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附录二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——学习一多先生治学精神 ..... | 206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后记 ..... | 214 |
|----------|-----|

## 《离骚》中的比兴

在《离骚》这一长篇叙事兼抒情的诗章中，屈原反映了自己的忠贞的品质，卓异的治国才能，崇高的理想。他是用第一人称自我描述的手法写的，并且多用比兴，虚实相结合。实叙中有比，比又往往兼兴。前半篇是以实叙生平和被疏过程为主体，中含比兴。后大半篇，任想象力的飞腾，是崭新的比兴手法，虚而又落到实处。这种想象属于比兼兴，是从想象引起对现实黑暗悲愤的控诉，这是一篇艺术手法卓绝的诗篇。

《诗经》的比兴是有一定程式的，容易指出，而前人对《离骚》，却是笼统赞美它的比兴，但多指明比而不言兴，所以本文想就《离骚》的比兴手法，作一探讨。

《离骚》为什么用比兴手法，从艺术方法上讲，自叙如果全用实写，就会写成传记文章。如果全用实写，就不容易表现屈原蓬勃的爱国精神和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；不容易集中概括地表现他的遭遇与楚国兴亡相关联的情实；也无法表白他自己品格的坚贞、意志的超人、理想的崇高优美。

《离骚》用第一人称叙述，本身便不同于客观写现实，主要是要以激情激动人心。《离骚》写作对象是怀王（或说是顷襄王）和楚宗室以及楚国人民，他的创作必须是可以激动人心的，用美人芳草作比兴，能从人应具特质上晓喻人，丑恶现象通过比兴手

法指明，不但美丑有鲜明对照，也优美动听，委婉易入，这样写忠谏，更易深入人心。

《离骚》这一自叙传诗体，不能没有实写，前半篇从“帝高阳之苗裔兮”到“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圣之所厚”止，全是屈原自叙传，都是实写，开始讲自己的祖先楚国的缔造者和皇考，这正如《文赋》所说：“心凜凜以怀霜，志渺渺而凌云。咏世德之骏烈，诵先人之清芬。”这无疑是表明自己与楚国楚民族血肉相关不可分的关系，也应当是怀王和楚宗族大臣所应想到的。他又写自己诞生日，如何被隆重看待，这也是楚国风俗，可用以说明如何被培养为爱国者、有高尚品质的人，这也是文势之所必至。但当一写到自己的品格方面时就用比虚写，我们可以说凡不便于直说或直说言不足以尽意的，就用比。比是自己的理想，其中多以芳草为喻，而一联想到现实，比就兼综兴义，符合《诗经》的兴，由彼物引起此物的创作手法。《离骚》写：

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

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

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吾与。

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。

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

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

不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乎此度。

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。

“扈江离与辟芷”“纫秋兰以为佩”是比，“朝搴阰之木兰”“夕揽洲之宿莽”是比，又由此及彼地想到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”，想到草木零落而畏惧美人迟暮，希望楚怀王抚

壮弃秽，改乎此度，自己则愿乘骐骥以驰骋，来作前导，这样就比兴结合起来了，开创了用比兴的新创作道路。

下一段实写楚先王用贤，但又用比：

昔三后之纯粹兮，固众芳之所在。

杂申椒与菌桂兮，岂惟纫夫蕙芷。

写到先王用贤的广泛，便用虚笔，实中有虚，众芳纷然在列，这样形象性就很强了，大异于历史的罗陈。下面则全用实写：

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

何桀纣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径以窘步。

惟夫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。

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。

忽奔走以先后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

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谗而齎怒。

余因知謇謇之为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

指九天以为正兮，夫惟灵修之故也。

曰黄昏以为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。

初既与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。

余既不难夫离别兮，伤灵修之数化。

但文中也用了“皇舆”“荃”“灵修”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替代词。“曰黄昏以为期，羌中道而改路。”也是借比喻词来说明楚王变心的。这与《离骚》突出比兴手法一致，可以使全文统一，不让一些可憎的世俗的言辞来玷污笔端。

但到写自己的作为与品格时，就用比虚写了；

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

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。

冀枝叶之峻茂兮，愿俟时乎吾将刈。

虽萎绝其亦何伤兮，哀众芳之芜秽。

他培养贤才，希望收到预期的收获。他不怕被风霜所摧残，但哀众芳化为萧艾。文全用比，更见园丁经营苦心。

兴是一种联想，这一段写滋兰九畹，树蕙百亩，结果众芳芜秽。与此相反就是自己决不沾染坚贞和芳洁，所以又引起下文：

老冉冉其将至兮，恐修名之不立。

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

苟余情其信姱而练要兮，长顼领亦何伤。

所以这一段比还是兼兴。

这一段下又用比写自己的品质：

揽木根以结茝兮，贯薜荔之落蕊。

矫菌桂以纫蕙兮，索胡绳之緜緜。

表现自己的行为品质与芳草合而为一，但又由此联想到自己决不可能立足污朝，由想象自己的芳香品质，又落到现实上，是：

謇吾法夫前修兮，非世俗之所服。

虽不周于今之人兮，愿依彭咸之遗则。

可见前半篇虽属写实，但写自己思想感情品质行为时，多用比，比是以自然界事物芳草为象征，又由此联想到现实处境时，便兼有由此物引起彼物的兴义，比兴多兼综不可分，而又 是 多 层 次的。这多层次的比兴，最后引出一长段详尽的写实，是一生总括性的描述：

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  
余虽好修姱以鞿鞲兮，謇朝諝而夕替。  
既替余以蕙纕兮，又申之以揽茝。  
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  
怨灵修之浩荡兮，终不察乎民心。  
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。  
固时俗之工巧兮，偭规矩而改错。  
背绳墨以追曲兮，竞周容以为度。  
忼郁邑余侘傺兮，吾独穷困乎此时也。  
宁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为此态也。  
鸷鸟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  
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孰夫异道而相安。  
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垢。  
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圣之所厚。

这段是总结语了，所以仍有用比的地方，和前文所有比喻象征的**美**，保持一致。

前半篇是实写中有虚笔，有比兴兼综的地方，而《离骚》后半篇兴的手法，更是特殊的，简言之，即不断由想象的世界引入现实的世界。想象部分即是兴，都是由虚落到实处。

《离骚》后半篇，以兴为主，是从人间到天上的设想，是光怪陆离的想象，是象征手法，是隐喻。他用大篇幅写想象，然后突然联想到人间社会，便成为奇异的比兼兴手法。

后半篇可分八段，自“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伫乎吾将反。回朕车以复路兮，及行迷之未远。”是一种象征性比喻，回车改路，似将抛弃自己的所坚持的志意，但他写“步余马于兰皋兮，驰椒丘且焉止息。”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”“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长余佩之陆离。”以至写到“佩缤纷其繁饰兮，芳菲菲其弥章。”这些暗示性的比喻，是说明自己并没有改变什么，而且更加崇高、优美、高洁、芬芳。这种象《九歌》中自然神似的形象，正又用以兴起下文：“民生各有所乐兮，余独好修以为常。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。”回到现实政治态度上，表示即使受极刑而不悔。

第二段自“女媭之婵媛兮，申申其詈予”至“夫何茝独而不予听”。女媭当是神巫名，与巫咸、灵氛、巫彭相当，文章才一致。屈原设想女媭一段劝戒的话，但“蜷婞直以亡身兮，终然天于羽之野。蓀蓀薹以盈室兮，判独离而不服。”这一比喻恰合屈原思想言行，因而引起屈原对现实的批判，讲：“众不可户说兮，孰云察余之中情。世并举而好朋兮，夫何茝独而不予听。”是说世俗不能理解自己，结党营私，看我是孤立的，便不听从我。

第三段自“依前圣以节中兮，喟凭心而历兹”至“沾余襟之浪浪”止。屈原设想“济沅湘以南征”“就重华而陈词”。借此叙述历史史实，列举夏启、五子、后羿、寒浞、浇、桀、纣等故事，说明兴亡系于君王所走的道路。这种虚构的陈辞，也正是兴，引起屈原对现实黑暗的悲愤，因而写出：“玷余身而危死兮，览余初

其犹未悔。不量凿而正枘兮，固前修以菹醢。曾歔歔余郁邑兮，哀朕时之不当。揽茹蕙以掩涕兮，沾余襟之浪浪。”

第四段自“跪敷衽以陈词兮，耿吾得此中正”起，至“世溷浊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”止。“驷玉虬以乘鸞兮，溘埃风余上征。朝发轫于苍梧兮，夕余至乎县圃”以下，充分发挥想象力，留于灵琐。命羲和缓节西行，又复东去，饮马咸池，总辔扶桑，

“折若木以拂日”等等的描写，真是有回天回日的力量，完全象征屈原有挽救楚国、振兴楚国的能力。“前望舒使先驱兮，后飞廉使奔属”，“吾令凤鸟飞腾兮，继之以日夜”这些象征屈原巨大的治理楚国的能力的比喻，一刹那就引起屈原瞻顾楚国现实，所以亦即本段的兴。他从虚写到实道：“吾令帝阍开关兮，倚阍阖而望予。时暧暧其将罢兮，结幽兰而延伫。世溷浊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。”

第五段自“朝吾济乎白水兮”到“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”止。

第五段写“朝吾济乎白水兮，登阍风而缁马。忽反顾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无女”以下，又以古史传说及神话为依据，发挥想象力，以天上求女喻寻志同道合的人，仍然是表示自己的力量。屈原是不是无力求女呢？不是。他描写宓妃，文笔缥缈，形容宓妃，美丽绝世，但他认为宓妃美而无礼，就改变初衷而他求。他想象追求偃蹇瑶台上的有娥氏佚女，他想象追求有虞氏的二姚。他可以抢在高辛氏和夏少康的前头，可见他有高辛氏、夏少康的才德，可见他可以辅佐怀王，及时挽救楚国社稷。但这一切毕竟只能付于想象，无法实现，不能不由此兴起下文，比又兼兴。下面一段话写出现实对理想的冲击：“世溷浊而嫉贤兮，好蔽美而称恶。闺中既已邃远兮，哲王又不寤。怀朕情而不发兮，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！”他不能忍心看楚国自己毁灭。

第六段自“索琼茅以筵蓐兮”起至“謷中椒其不芳”止。

他设想求卜于灵氛，灵氛说：“思九州之博大兮，岂惟是其有女。”，“勉远逝无狐疑兮，孰求美而释女。何所独无芳草兮，尔何怀乎故宇。”寻这段意思，并没有让屈子到别的国家的意思，似言楚地之广，人才如芳草，无处不存在。不必寄希望于朝中少数人。基本思想还是求女。以此为兴，又引起屈原回顾现实而绝望。说：

世幽昧以眩曜兮，孰云察余之善恶。  
民好恶其不同兮，惟此党人其独异。  
户服艾以盈腰兮，谓幽兰其不可佩。  
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，岂理美之能当。  
苏粪壤以充帑兮，谓申椒其不芳。

这里已有“已矣哉，国无人兮莫我知兮”的意思。

第七段自“欲从灵氛之吉占兮”起，至“又况揭车与江离”止。设想又去问卜于大神巫咸，先写巫咸威灵赫赫：

巫咸将夕降兮，怀椒糈以要之。  
百神翳其备降兮，九疑纷其并迎。

巫咸也是鼓励他：

勉升降以上下兮，求矩矱之所同。

也就是朝中朝外上下寻求志同道合的人，列举汤与伊尹、舜与皋陶的遇合和傅说遇武丁、吕尚遇文王、宁戚遇齐桓公等，实际这一段话还是希望求遇合于楚，巫咸并且说：“及年岁之未

晏兮，时亦犹其未央。恐鸱鸒之先鸣兮，使夫百草为之不芳。”劝他及时努力。这一段想象中的比喻，又兴起下文，现实是和想象相反，现实是：“兰芷变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为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为此萧艾也。”“余以兰为可恃兮，羌无实而容长。委厥美以从俗兮，苟得列乎众芳。椒专佞以慢慝兮，櫟又欲充夫佩帙。”“览椒兰其若兹兮，又况揭车与江离。”屈原感到寻求芳草，很容易化为萧艾，在楚王前荃蕙化为茅，兰又不可恃，椒、櫟均成为壅遏屈原道路的人，于是大好想象，一联想到现实，便被粉碎。前面大段设想，也是比兼兴。

最后一段第八段自“惟兹佩之可贵兮”至终。他写听了灵氛吉占而遨游周天之上。屈原从来没有去其他国家求遇合的想法，在其他国家内，贤君也是不存在的，他只是以理想的天上，来印证人间。这一段先写他的目的是“和调度以自娱兮，聊浮游而求女。及余饰之方壮兮，周流观乎上下”，仍然带有求女的愿望。

文中写：

遭吾道夫昆仑兮，路修远以周流。

扬云霓之晻蔼兮，鸣玉鸾之啾啾。

朝发轫于天津兮，夕余至于西极。

凤皇翼其承旂兮，高翱翔之翼翼。

忽吾行此流沙兮，遵赤水而容与。

麾蛟龙以梁津兮，诏西皇使涉予。

道昆仑，发天津，凤皇承旂，麾蛟龙驾桥，诏西皇渡已，这些都是屈原政治抱负的反映。

壮心不已，他还继续写：

路修远以多艰兮，腾众车使径待。

路不周以左转兮，指西海以为期。

屯余车其千乘兮，齐玉轭而并驰。

驾八龙之蜿蜿兮，载云旗之委蛇。

抑志而弭节兮，神高驰之邈邈。

奏《九歌》以舞《韶》兮，聊假日以愉乐。

抗志高行，缓缓驰于天衢，屯车千乘，玉轭并驰，抱负何等伟大，指挥何等如意，这些象征性的比喻，表明自己完全可以**挽救楚国**。这段充满高昂激情的象征之歌，也是比兼兴，理想与现实的对比，引出屈原对黑暗现实绝望的悲愤。于是前面的兴落到现实，他说：

陟升皇之赫戏兮，忽临晚乎旧乡。

仆夫悲余马怀兮，瞻局顾而不行。

已矣哉，国无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怀乎故都。

既莫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。

总结后半篇的特点，每段都是以极高妙的想象力写理想境界，由此及彼，引出人间实境。这当然是比兴特殊手法。上半篇比兴夹在实叙中写，下半篇则纯属用比兴。

这种手法是发展了《诗经》中的“兴”，《诗·关雎》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雎鸠这种鸟，有自己配偶，就具有暗喻、象征意义。《诗·风雨》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就象征着时代情况。《离骚》中就用比喻人事和象征屈原理想加上述的种种描写，做为比兼兴，丰富和发展了《诗经》的兴体。

《诗经》中多数“兴”与所写的生活一致，如《桃夭》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和《关雎》引

起所咏之词为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但也有不少兴与所写生活相反的例子。如《山有扶苏》：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华。不见子都，乃见狂且。”《四牡》：“翩翩者騅，载飞载下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将父。”《沔水》：“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鸛彼飞隼，载飞载止。嗟我兄弟，邦人诸友，莫肯念乱，谁无父母。”后二例更和《离骚》的兴相近，兴是应该做到的事，是理想，但引起所咏的现实生活是事与愿违。不过《离骚》的比又兼兴，不是简单地举自然事物，而是运用一种神话般的想象境界。

李白《古风》第十九首前半篇：“西上莲花山，迢迢见明星。素手把芙蓉，虚步游太清。霓裳曳广带，飘拂升天行。邀我登云台，高揖卫叔卿。恍恍与之去，驾鸿凌紫冥。”是学《离骚》的“吾将远逝以自疏”，也是象征李白理想中的世界。同《离骚》写法一样，也是比兼兴，引起下文写临睨旧乡云：“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涂野草，豺狼尽冠缨。”理想完全被粉碎，唐代面临的危亡，已过于楚怀王时期。

皎然《诗式》云：“取象曰比，取义曰兴。”这些比兴兼的作品，既取象，也取义。后代文论很多都笼统讲比兴，说明比兴变化发展更加多样。所咏有寄托也不必再写到现实，中有现实在，也都称为比兴，这就非短文所能尽了。

刘彦和《文心雕龙·辨骚篇》说：“虬龙以喻君子，云霓以譬谗邪，比兴之义也。”已认为《离骚》比兴兼综，但没有阐述，今试为拈出《离骚》比兴特点，这样可以更深入了解其《离骚》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，有助于研究中国诗歌用比兴手法的民族特色。

## 《九歌》中的《少司命》和《山鬼》

《九歌》是千古不朽的名作，是难以再现的古代艺术典范。但古今人对《九歌》的解释，异说纷纭，也就影响人们对它的欣赏和评价。《九歌》原是楚南方民歌，是经过屈原的改编而后著录的。王逸认为是屈原为楚祭神民歌作辞；朱熹则认为是屈原的作品，楚沅、湘之间，原有祭神歌唱，屈原“颇为更定其辞”，因之属之屈原；近人有些研究者，却认为纯属民歌。这后一种说法却是值得商榷的，因为就《九歌》风格讲，其活泼爽朗处，有民歌的清新，其沈郁顿挫，有屈原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眷怀楚国的一往情深，所以不能说不是经过屈原改编的。朱熹说：“因彼事神之心，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。”似得其实。如“女嬃媛兮为余太息”，“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”，（《湘君》）“与女沐兮咸池，晞女发兮阳之阿”，“荪独宜兮为民正”（《少司命》），“留灵修兮憺忘归”（《山鬼》），“驾龙辀兮乘雷，载云旗兮委蛇”（《东君》）等，很多辞意都和《离骚》相仿佛，不会是偶然的。也很难认为《离骚》是抄袭民歌。在欣赏《九歌》时，我们不能抛开这样一个现实分析的角度。

对《九歌》，说者多认为是男巫和女巫对唱，有的篇男巫代表神，女巫代表人，有的篇女巫代表神，男巫代表人，表现了人